【吐小食核】

腌萝卜的乡愁

□鲍鲸鲸(编剧、作家)

最近手头上在翻的小书,是日本的舞台设计家妹尾河童的一本附插画游记:《边走边啃腌萝卜》。这是作者给一家周刊写的连载,笔调慢慢悠悠,书的主题也完全和这不着调的书名一致:妹尾河童在日本全境内东奔西跑,只为了吃一口腌萝卜。

以"腌萝卜"为线索,作者从东京出发,去了北海道大雪中的监狱,仔细观察犯人们每日三餐必备的腌萝卜的制作过程;去了秋角县,一笔一画地用素描复原最早时期的熏萝卜现场;也去了被现代化工厂严重污染的宫崎县,看鱼都无法生存的、含大量砷元素的湖水边,居民们如何坚持做出最干净的腌菜;在东京打拼的兄妹几人,为了吃到最有家乡味道的腌萝卜,每年都要聚在一起,用家乡的方法,一齐动手腌上一千多根萝卜,整个场面堪为壮观;从高知港出发的捕鱼船,出发前,则是要在船舱里满满当当装上三百公斤的萝卜干。

妹尾河童就这么一路走一路吃,有时候还要自己动手腌,家里人纷纷开始抱怨,而采访对象,往往也对"腌萝卜"这个话题有些应答不上来。因为兴致太高,往往是一听说什么地方有好吃的腌萝卜,就立刻赶了过去,导致一家腌菜厂的老板见到他,神情困惑地提问:您是坐直升飞机来的吗?

就是这样一本小书,就算带着再认真的心情看完,它也教不会我什么实用的知识,顶多是对日本的地理状况有了一个以腌萝卜为经纬线的认识,但一遍看完以后,除了想吃腌萝卜以外,还很想再从头翻看一遍,虽然书里写的是那么小而无用的事——因为食物这东西,实在是太容易勾起乡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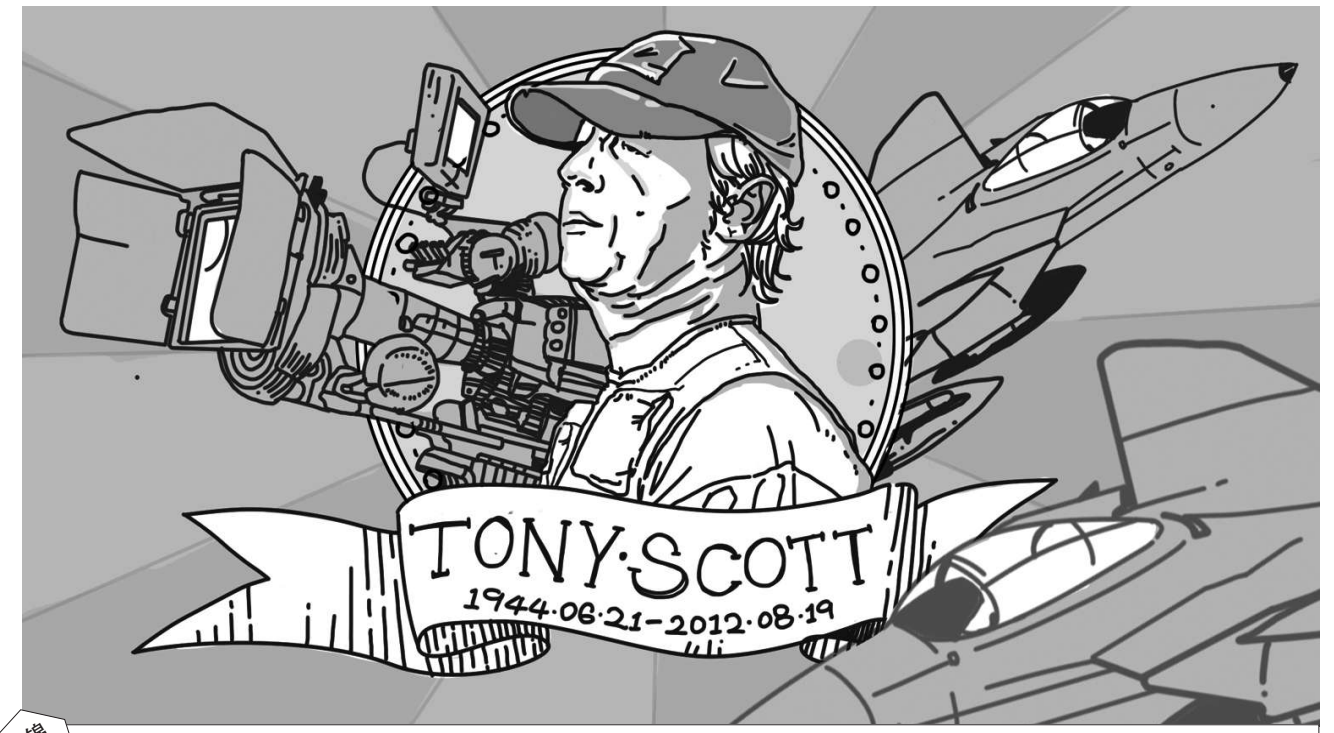
书里写的在东京打拼的兄妹们,竭尽全力地想复原家乡腌萝卜的滋味。在大海上一漂就要漂半年的船员,每餐饭的腌萝卜,是他们的定心丸。就这么小小的一口腌萝卜,也有自己存在的立场和担当。

前几天,我爸妈回了一趟老家,开车几百公里,给我端回了一碗家乡的凉粉,在当地只卖几块钱,可是在北京就是吃不到。水质不同,做不出相同的粉,辣椒不一样,拌不出家乡的香,就算材料都齐全,每天吃吃喝喝,东一顿西一顿,那么多的饭局总也约不完,很难想起来要给自己做一顿地地道道的家乡饭。可是,踏实地在桌前坐下来,吃上这么一口来之不易的凉粉,被川菜粤菜、西餐甜点泡久了的胃袋,还是会突然地清零,从舌尖开始,很多记忆被依次复原。

上中学的时候,每年开学,大家都在宿舍里显摆从家里带来的特产,"这种饼在北京买不到的""这种酱是我们家特产""这是我妈做的,在我们那儿,我妈做这种小菜,没人比得过",大家相互交换,欢天喜地吃起来,一片赞叹声里,其实心里都有一个默默的小声音在说:"还是我们老家的东西好吃呀。"

现在,在淘宝上随便搜一搜,好像什么地方的特产都能买到了。但就是因为随时能买到,所以往往就不着急下单。总觉得还有那么多的东西没吃过,总觉得好像还没时间回头怀念。

……主编大人,干脆,也派我去搞一趟腌酸菜之旅吧,我会好好完成任务的。



什锦煎蛋

飞入云霄,永别了托尼·斯科特

□煎蛋鹿丸子绘

【拾荒时光】

起来,不愿做主人的蝙蝠侠

□谷峪(编剧)

家附近的影城门口,不久前换上了《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的路牌广告。经过时我被那抢眼的画面吸引驻足:燃烧的哥谭市摩天大楼由四面向天空鼎立,形成隐约的蝙蝠标志。头戴面具、一身黑色战衣的蝙蝠侠以他标志性的30度低头侧面造型肃穆而立,在他的脸旁,是一行硕大的电话号码:151293……

不用说这肯定是街头小广告无疑,但奇怪的是号码周围并没有"办证""贷款"之类的核心信息,到底是什么广告呢?难不成是"蝙蝠侠anycall"活动,随叫随到、上门服务的水管工?私家侦探?代人寻仇?那"笔迹"是潦草而粗犷的,从浓淡情况判断像街头涂鸦用的喷雾,并有被雨水或清洁工人擦拭的痕迹,这么本土的文化符号和蝙蝠侠组合在一起毫无违和感,怎么看都像秉承了小丑和贝恩精神的草根行为艺术。

在《黑暗骑士崛起》中,贝恩的夺权方式是发动"革命",从下水道集结起一群亡命徒和仇富分子,从摧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始,绑架无知群众,进行公开审判的阶级斗争。亿万富翁布鲁斯·韦恩是他要剿灭的首要对象,但在一场"浴火重生"的脱狱戏中,身心均遭受重创的韦恩要重走一遍"下等人往上爬"的危险之路:沿着巨大的圆筒形深坑监狱岩壁,在一群酷似古希腊悲剧歌队"起来!起来!"的祝颂中,抛弃了绳索的蜘蛛侠——不,蝙蝠侠,要一步一步爬向洞口、爬向日光普照的朗朗乾坤。这和来自城市地下管道系统的贝恩一样,是小人物崛起的象征。在代表秩序的警察阶层和代表无序的暴徒阶层间,蝙蝠侠没有站在任何一方,而是单纯地为"哥谭"而战,这个"哥谭"被一群无父无母的孤儿形象纯洁化了,但上街打砸抢的也是其中一部分。

关于"韦恩少爷"微妙的心理斗争,管家阿福有几段非常精彩的台词,从他第一声啼哭开始就关心其幸福与否的阿福,一直劝诫韦恩不要重出江湖,而是隐姓埋名去西班牙之类的明媚城市过普通人的生活,而当韦恩反驳说他之所以阻止自己出战的原因无非是怕他失败时,阿福淡淡地说:"不,我是害怕你'想'失败。"这个"想失败"是蝙蝠侠作为当代观众最认同之超级英雄的悲剧根源——无力感、幻灭感,当一个人失去所有,他紧跟着想要抛弃的就是自己的生命。

在本集中,当贝恩宣布以核弹威胁哥谭进而封锁全城时,罕见地出现了很多商业大片都有的"军方"反应画面,一个类似全军总指挥的将军说"给我接通总统",再联系影片一开头出现的CIA特工,本集《蝙蝠侠》基本上明确了哥谭不是虚构城市而是隶属美国。在这种背景下塑造蝙蝠侠的法外凶徒身份是相当困难的,但好在独自拖走核弹并在战机中凝望观众最后一眼的蝙蝠侠留下了他的伟大遗产——面具。接过蝙蝠侠衣钵的罗宾将继续他的暗夜传说,不做主人,也不做奴仆,只做守望者。

【作旧句子】

少女的歌

□咪咩(媒体人)

做音乐媒体几年,总有同行谈起自己最爱的那类型音乐并津津乐道,当面对一屋子就车库摇滚、中东音乐或梦幻波普大聊特聊的同龄人时,我总羞愧地收起自己的答案:因为自己平时听的最多的,恐怕还是台湾流行音乐。而且从中学时期到现在,几乎每个台湾歌手(特别是少女系的)出专辑,我都大概听过至少一遍。尽管听起来似乎品位不佳的样子,但十多年如一日地这么听,倒也总是有点东西可讲。

我自己的"少女系台式情歌"聆听经验应该要从孟庭苇开始讲起。初中时的好朋友听着孟庭苇的情歌纷纷走上了暗恋的不归路,我却一直等到了苏慧伦和范晓萱的出现,才仿佛找到了自己的本命。对于范晓萱,我想我喜欢的不是《Rain》和《雪人》那样的小伤感,也当然不是小魔女时期的疯玩疯闹,而是1995年《自言自语》和1996年《好想谈恋爱》里带点被修饰过的精灵气。不知道多少人还对《冰淇淋的祈祷》《Bartender Angel》《只喝可乐的猫》那些名字奇怪的单曲有印象呢?那样的古怪和真挚,逍遥和异想,与那个十多年前的古老中原小城,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气质,忙着考试的我也只能在一方小小的音像店里找一点属于自己的精神生活。

那个时候和现在不同,公众的icon(偶像)还大多是歌手,而大众想象中的少女风味则几乎都由歌手来诠释。世纪之交,突然冒出来了一大串少女系歌手,当时我的耳朵里已经有了一些别样的声音,总是听Ace Of Base和王菲,但是台湾少女系的专辑也都一个也没有落下。盘算一下当时的"维京三小花"(萧亚轩、江美琪、侯湘婷)领衔的一大堆美少女,都是商业中带着些许文艺气息的、真正有少女风味的歌手,到现在也只有蔡依林和萧亚轩穿戴着与正常审美背道而驰的衣饰在公众视线里广泛地蹦跳,唱着一些完全没有记忆点的歌。不要说她们,现在正值少女时代的歌手们,也似乎只能演绎些掺了水的伤感与明媚,那些专属上世纪90年代少女的饱满与哀愁一定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有的少女是遗失了少女气质,但至今还在大众视线里,可有的是整个人就彻底遗失在人们的记忆中。比如侯湘婷,她不是锥子脸也没有瘦到可怕,但当时的她忧郁、黏腻、懵懂、声音清甜,是浑然天成的"一颗"好少女。她是流行歌手,但是一张《爱之旅》的概念性和音乐性,大概已经远胜现在的各种文艺咖了。后来,她就不见了;再后来,她传出"爆乳"新闻,感觉一下子就过气了;再再后来,她签了十三月,勉强地出了点单曲,然后就彻底消失了。

消失的少女还有一大串:丁文琪、郭嘉璐、萧潇……有的少女还在,只是换了种形态,比如陈绮贞、许哲佩和何欣穗。新人里带着真正少女味道的也不少,但除去故意卖萌的和超龄老少女,大概只有郭采洁一个?而当年同为少女的我们……

责编 甘丹 美编 倪萍 责校 李铭